

翁立 著

北京的胡同

(增补本)

李杰



北京燕山出版社



溥老见到本书后即兴为作者题词，鼓励作者进一步深入探求胡同文化。

翁之同志其共勉旃

滾入胡同研求
弘揚民族文化

歲次壬申仲春

溥傑



海外归燕，破志以北京旧城邻里结构及其变迁为题
为主体的北京胡同胡同一章，已付诸印。期待出版不
难证明有此一卷在手，不仅有助於了解北京掌故，而
且也有益於保存正在迅速变化中的古都风貌。这些
都是深入认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不能忽略的出
访期间国外友人不止一次以有关北京胡同与四合院的
民俗问题就商於我；三年前也曾有人从巴黎写信
来要求成为访问地北京胡同的摄影者。

俞士先生此书的书版，不仅可以满足海外读者的要求，
实际上也正是我自己所殷切期待能以笔端为快也。



古色古香的东琉璃厂



北京最短的胡同之一 贯通巷



由银锭桥得名的银锭桥胡同



北京最短的胡同之一 一尺大街(现划入杨梅竹斜街)

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
自元朝时就有的砖塔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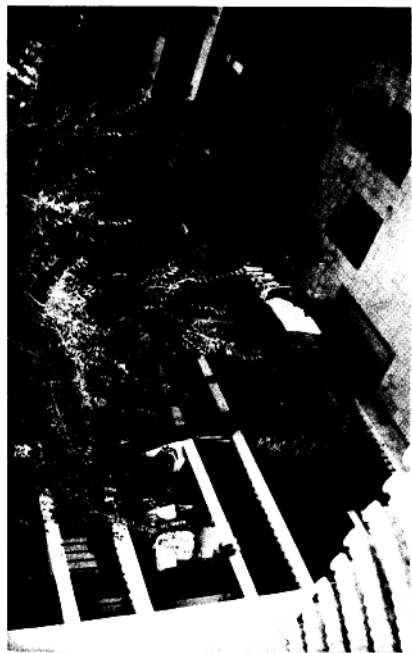
北京最窄的胡同之一 高蓆胡同



澡堂子胡同
(现划入珠市口东大街)



北京最窄的胡同之一
小喇叭胡同



菊儿胡同——已改造成为京味十足的混合式居民楼

序

在丰富悠久和色彩斑斓的北京历史文化画廊中，“胡同”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和京戏、京调、京味这类号称“姓京”，但却源于四面八方的事物一样，“胡同”最初也非北京的土产。但这个来自蒙古语的名词，于七百多年前传入历史上的北京，并借助北京这块文化沃壤而生根、发育以来，它已开出灿烂的历史之花，结出丰硕的文化之果，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传统地方特色的象征，散发着浓郁的“京味”。这，既表现出兄弟的蒙古族对北京历史文化的贡献，也再次说明了北京历史文化兼收并蓄的优良传统。

就地名而论，“胡同”其实和街、巷、道、里相同，都只是一种通称。但由于它在北京街巷中拥有特殊的群体规模，表现出作为地方特色的意义，因而常被视为北京街巷的概称与代表，当此情况下，“胡同”的概念便从本来的地名通称大大外延，从而发展为一种文化范畴。所指，不再只是街巷通名，而且囊括了关于街巷的种种内涵：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从静态的到动态的，从历史的到现实的，从自然的到人文的一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谈起北京，必然都会联想到它的“胡同”，把“胡同”作为体现北京风情的窗口。这也便是我们所理解的北京的“胡

同”。

作为北京街巷概称与代表的“胡同”，不仅构成了北京城的交通网络，关系到北京的城市格局，而且是北京城市生活的依托，北京居民生息活动的场所，并从而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时代变迁，政局嬗替，世事沧桑，人情冷暖，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几多生死，几多悲欢……既在这个舞台上不停顿地上演，又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印记。对于北京，人们习惯于赞叹金壁辉煌、规模宏伟的故宫，津津乐道居于其中的封建帝、后的故事轶闻，这本未足厚非，但对胡同这又一重要的历史舞台的重视不足，却不能不说是我们对“胡同”的宣传不够之所致。

今日北京，特别是内城的干道及其周围街巷，大多形成于元初，迟者至明初亦已奠定规模。外城的一些街巷，亦为明中叶即有。宣武区的个别街巷，甚至可以上溯到辽、金时代，或更早。就数十万年来说，几百年固为一瞬，但就一条“胡同”的年龄而言，却足当老寿星之雅号。须知，它比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建国历史还要古老，较之一些世上名城亦不失为老资格！就个体，即某一“胡同”而言，既可以讲几百年来其格局的形成与变化，名称的缘起与更易，也可以讲几百年来其隶属与管理制度的来龙去脉，两旁建筑与各种设施的始末原由，还可以讲几百年来该处的风土民情，礼俗好尚，更可以讲几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人事变迁，珍闻遗迹……尚将这些个体综合为整体，把数千条北京“胡同”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内涵，汇总起来，那真可以说是洋洋大观。无怪乎人们会把“胡同”

当成北京的百科全书，比之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博物馆。

翁立同志著《北京的胡同》，对于有意于参观这座博物馆者来说，便是极好的导游与扼要解说。

从总体上看，其所解说实有两个值得称道的特点。

一是全方位性。

近几年来，关于北京“胡同”的考述时有出版，对探究与宣传北京“胡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都各有侧重，各有其独自的角度。比如，究地名者，不及风情；讲故实者，罕涉格局；述往者，多不言今；记者者，但取兴味；……各有所好，各具其长，并不足怪。所惜的是立足全方位，从多角度来描述“胡同”，从而勾勒出“胡同”的总体面貌，显现其多方面的内涵者，尚不多见。此书以“胡同”的形成、命名及发展为框架，把格局与变迁、趣味与风情、历史与传说、人事与环境、既往与现实，纵横交织于一体。既脉络清晰，提纲挈领，又兼顾到“胡同”历史文化内涵的各个方面。其间，关于风俗民情的穿插，颇具特色。从其资料构成，足知作者的博采约取，独有会心。比如，把北京胡同名称归结为四类，便显省繁。由于不为角度所囿，从全方位加以考察与描述，故读之者，便不难对北京“胡同”的表象与内涵，来历与演变，历史与发展得一整体认识。

二是感染性。

由于此书脱胎于电视片脚本，故叙事行文，力求流畅清新，明白如话，因而在这里找不到“学究”乃至娇柔造作，宛如娓娓以话家常。又加作者自幼生长于胡同，对于胡同氛围、风情体味殊深，因而笔端常带感情，令人于听

其语家常中受感染，生共鸣。这不能不说是出以真情，以情感人的收效。其间，北京方言土语的运用，也有推波助澜的功用。变枯燥为可读，已非容易，进可读为感人，当然更难。此书的尝试，应说是多有启示。相信读者亦喜欢这种文风。

因其是全方位地描述，故所解说能举其要，见其全；因其具感染力，故所解说不仅令人广知博闻，且能唤起热爱北京的共鸣。凭这两点，谁都会说：这的确是一位好解说员！

当然，书中也不无可议之处。如对有的胡同历史的追述，或不尽准确；对某些属于附会性的所谓“传说”，未及评判，便属美中不足。未悉作者与读者以为然否。

作者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正当大有为之年。既往，全凭一腔激情，摸索于业余。今既有历年积累之心得基础，复可通过此书广结同好，相与切磋，更上一层楼。其在宣传“胡同”、研究“胡同”方面的更新成果，自必指日可期。

北京的“胡同”不但值得深入研究，而且应当大事宣传。这两方面都有大量工作在前。明属同道，愿与作者共相勉。

姜纬堂

1992年1月写于京华二知两有之斋

序

本书由溥杰老先生题签。您老人家最够资格。您是地道老北京，这是一；皇宫、王府、大宅门的事，教您最明白，这是二；您是著名书法家，这是三。因此，为本书锦上添花的事，非您莫属。这篇前言呐，本来是请北京历史地理学元老权威侯仁之老师执笔的。争奈他老人家正在美国访问，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呐，跟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文良大学长从五十年代初在北大同学，后来共事多年，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四十年老友啦。碰见教场的事，常抓我的差。这不，他又指派我来代笔啦。在我，实感殊荣，当然，也不无“孤城落日”之感，“力尽关山”之虑。好有一比：一位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的赴会者，扎上一条“一拉得”领带，多少有失体统。可是，力不从心，本主儿要这么着，小的也就只好进行遵命文学创作矣。

我敢写这篇前言，唯一的凭借就是：从1943年到1976年，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住了三十三年。要说老北京，就算凑合了。展读翁君大著，头一个感触就是：从胡同的角度看，北京的变化太大了。还记得抗战胜利之后，解放之前，旧京天暗如铅，云寒似铁，市声闹咽飞弹起。我那时还是中学生，常负笈蹒跚行胡同中，那时为自己将来构想的最好蓝图，也不过胡同中大杂院里东南房一间，四白落

地，小煤球炉子，喝九毛六一斤的花茶末，当个小知识分子而已。弹指一挥间，四十余年过去。巴蒙党和人民恩赐退休养老，住的是单元小楼，有电话、冰箱、暖气，喝的是龙井、乌龙，看的是电视、录像。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编辑。遥望西山，朝来几有爽气。躬逢盛世，惟愿教育发展，社会安定，国泰民安，河清人寿。想起那寒俭的小平房，雨后泥濘的小街深巷，恍如隔世。我深深地感到，作为封建社会末期回光返照的京城小胡同文化及其芸芸众生相，是无可挽救地正在谢幕，逐渐地为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所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胡同，在北京仍会存在，四合院也不会完全消失，但它的蕴涵已与前大不相同，不是一码子事了。总结过去的胡同的历史，为后人留下详细的资料，责任可就落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身上。

为首善之区留下形象的地志，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洛阳伽蓝记》《洛阳名园记》《东京梦华录》，直到陈宗蕃《燕都丛考》，基本上都是唱挽歌的声调，作离乱的哀音。而今，我们写北京胡同史，却是以兴奋的心情，描绘首都的新貌。虽不免感慨于金台夕照，却是入乎其中而超乎其外，立足高，着眼远。在这方面，《北京的胡同》这本书，可说是作出一个供讨论的样本。读罢此书，弘一法师临终绝笔名言蓦到心头：“悲欣交集”。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有幸结识著者翁立同志，愿观所知，向读者略作介绍。他可是一位极有干劲，最有心胸的自学成才脱颖而出的优秀人物。据我所知，他1950年8月生于北京，生活、学习、工作都在北京城里，他属于在红旗下长大的新一代。1972年他参加北京电影业

的工作，至今坚守岗位。1966年初中毕业后，他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可是他在工作与赔家之余，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业余大学中文系的学业。这五年一贯的毅力够可以的。更有劲头在后头。他运用所学，自1980年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等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二百余篇，多篇获奖。近年有两篇作品连续荣获中国电影电视记者协会颁发的好新闻一等奖。1990年他应邀为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开设了《电影宣传学》课程，讲稿印发为教材。这就更够瞧老平天的啦。

翁立同志的业余爱好是对北京史地与民俗的研究。这方面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翁广心老先生对他的启迪、教导与影响。翁老笃好北京史地，一生积聚了六大书籍有关图书（地图尤为齐备），踏遍了北京城区内外，写就北京史地稿本多种。惜在“文革”中，图书、手稿均化劫灰。老人亦郁郁没世。翁立同志幼承家学，长继遗志，于白手中复兴，节衣缩食，又购置抄录了大批资料，进行了大量实地勘察，走访了诸多耆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本书是其新成果之一。翁君平富力强，出手不凡，大成有待，予有厚望焉。

本书责任编辑李艾肖同志，吾之老友也。她蕴涵中国知识分子女性深含不露之传统美德。其实，即以她整理点校齐如山老先生《北京土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一书而言，非有极深功力者莫办。《北京的胡同》一书由她编辑，编辑室主任、我的老世交赵珩兄托付得人。我从字里行间，观得她费尽了多少心血编织，平添了如许细腻柔婉，加上了特有的女性人情味。

好书不厌百回读。我在初读之后，向有同好的、求知欲
极强的、最能品书的万千读者建议：这本书是一枚青果，
咀嚼它，会有无穷的回味。它又是一座宝山，您是不会空
手而归的。

白化文

1992年1月6日，北大承泽园